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 背景、特征与展望

董向荣 韩献栋

【摘要】 朴槿惠政府创造性地将其对朝政策命名为“半岛信任进程”，坚持以“信任”为基本概念，以牢固的安全体系为基础，强调原则，又体现灵活，融合保守与进步，避免了以往韩国政府换届对南北关系的冲击，也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和国内支持。未来南北关系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对一些核心问题给予逻辑自洽的回答，如，对朝政策是建立在朝鲜政治稳定的判断之上，还是建立在朝鲜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判断基础之上？如何在强调强化韩美同盟的同时增进与朝鲜的信任？等等。

【关键词】 朴槿惠政府；金正恩；对朝政策；信任进程；南北关系；和平统一；政策融合；张成泽事件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14.03.009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4)03-0093-(9)

【收稿日期】 2014-02-25

【基金项目】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冷战时期的美朝关系研究”(13BGJ006)

【作者简介】 董向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韩献栋，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088)

韩国的对朝政策关涉其内政与外交，不仅是韩国国内政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而且对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2013年2月上台执政的朴槿惠政府，将其对朝政策冠名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该政策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怎样的内容？在过去一年中的运行效果如何？未来是否能够将朝韩关系带出目前的僵持局面？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和解读。

一、韩国对朝政策的演变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是朴槿惠总统及其参谋和决策团队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在考虑韩国国内政治生态、韩国对朝政策的发展演变以及朝韩关系、朝鲜半岛地区局势发展

等因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是上述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韩国对朝政策的演进逻辑与规律(历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征与相关重要事件见表1)。

表1 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演变(不含执政时间较短的过渡政府)

历届政府	政策简称	主要主张或特征	相关重要事件
李承晚 (1948~ 1960)	北进统一	·经济、军事上都处于劣势,主张“武力统一” ·先统一、后建设	·朝鲜战争(1950~1953) ·《韩美共同防御协定》(1953) ·学生革命、李承晚下台(1960.4)
朴正熙 (1963~ 1979)	“和平竞争”	·“经济竞争”取代“武力对抗” ·不依靠外来势力实现统一;统一应以和平方法实现;不采取反对对方的武力行动	·“青瓦台事件”(1968) ·《和平统一基本构想8·15宣言》(1970) ·《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特别宣言》(1973) ·《74共同声明》(1972)
全斗焕 (1980~ 1988)	北方政策	·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等)外交 ·提议“朝韩首脑会谈”和“朝韩社会完全开放”	《民族和解民主统一方案》(1982) 第一次朝韩离散家属见面(1985)
卢泰愚 (1988~ 1993)	北方外交	·摆脱冷战影响,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获得突破; ·对朝关系获得进展	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1989.1) 东德解体(1990.3)、韩苏建交(1990) 苏联解体(1991.12)、韩中建交(1992) 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 《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1.12)
金泳三 (1993~ 1998)	和解合作政策	·促进以核问题为中心的对北政策	·朝鲜宣布推出NPT(1993.3) ·美朝框架协议(1994.10) ·金日成去世(1994.7)金正日遗训统治(1994~1997) ·朝鲜苦难行军(1995-1998)
金大中 (1998~ 2003)	阳光政策	·推进包容政策 ·第一次南北峰会(2000.6) ·扩大交流合作 ·大量支援粮食、肥料 ·无核化与变化诱导失败	·延坪海战(1999.6、2002.6) ·朝鲜核浓缩疑惑(2002.10),《日内瓦协议》废止 ·朝鲜改革试验:开设市场、经济管理改善措施
卢武铉 (2003~ 2008)	和平繁荣政策	·继承阳光政策 ·朝鲜半岛和平体制诉求搁浅 ·中断粮食(2005)、肥料(2006)援助 ·第2次南北峰会(2007.10) ·无核化与变化诱导失败	·六方会谈重启(2003)9.19共同声明(2005) ·朝鲜强硬(2005):拒绝粮食支援、关闭市场 ·发射大浦洞2号(2007.7) ·第一次核试验(2006.10)
李明博 (2008~ 2013)	相生共荣政策 (无核、开放、3000)	·无核化最优先 ·坚持原则性的对朝政策 ·南北关系僵局	·金刚山游客被杀(2008.7)、第二次核试验(2009.5)、大青海战(2009.11)、天安舰被击沉(2010.3)、延坪岛炮击(2010.11)、发射火箭(2012.4、2012.9)、第三次核试验(2013.2) ·金正日去世(2011.12) ·朝鲜把拥核写进宪法(2012.5)
朴槿惠 (2013~)	半岛信任进程	·构筑信任与南北关系正常化 ·均衡接触:安保、制裁、对话、人道支援等	·半岛局势紧张(2013年初) ·开城工业园区的中断与协商重启运营(2013)

资料来源:从李承晚到全斗焕时期为作者整理。从卢泰愚到朴槿惠时期,参考Jun Bong-geun的报告,有修改^[1]。

实现民族统一是历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朝韩间的实力对比,更是受到了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制约。因此,自身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不同,历届韩国政府在追求民族统一的大目标之下制定和实施的具体对朝政策也是不同的。如果把历届韩国政府的统一政策进行简单分类的话,大体可分两大类:其一是“武力统一”,以李承晚政府为代表;其二是“和平统一”,涵盖多数政府。在李承晚政府之后,朴正熙政府在意识到统一目标暂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着眼于长远,开始与朝鲜展开体制竞争。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卢泰愚政府时期。其间,受东北亚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分别于70年代初和80年代提出了追求民族和解、合作、南北对话的政策。^[2]冷战时期的韩国政府并未放弃对民族统一目标的追求,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曾分别提出过“和平统一三大原则”和“民族和解民主统一”的方案,但冷战结构的制约使得李承晚之后的韩国政治精英意识到,统一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现实。

冷战结构的解体以及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的成功,使得过去难以企及的奢望成为似乎可以进行现实追求的目标,追求民族统一的实现开始回归至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位置。^[3]然而冷战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影响韩国对朝政策的因素。朝核问题、基于一些主客观因素而不时泛起的“朝鲜崩溃”论、“朝鲜的不确定性”以及韩国政治和社会的左右龟裂等都成为影响韩国对朝政策的重要因素。与冷战时期相对简单的决策环境相比,冷战后影响韩国对朝政策的因素却更为复杂。大体而言,冷战后韩国对朝政策的总体性“和平统一”范式进一步分化为“进步”(“温和”)与“保守”两种类型,各政府的对朝政策在进步与保守的谱系中区别定位(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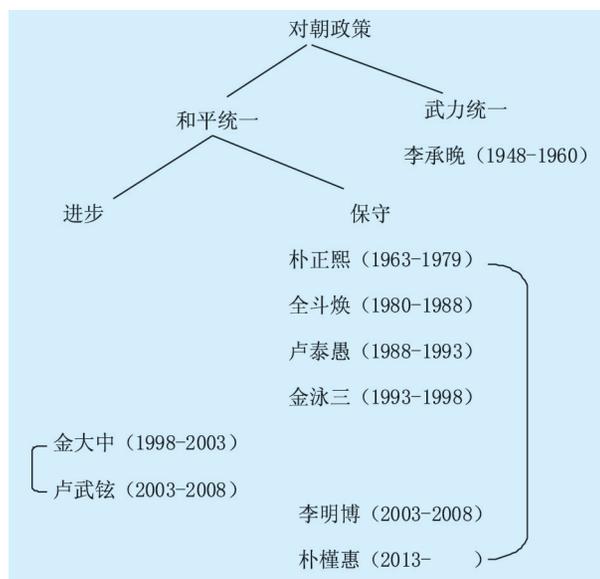


图1 韩国对朝政策的范式

1993年金泳三上任不久即遭遇朝核问题,将朝韩间的经济合作与朝核问题挂钩,坚持核问题不解决,韩国就不会推进朝韩间的经济合作。在其执政期间,虽然提出了“民族共同体”的统一方案,但执政5年期间,不仅在推进南北关系上无甚建树,而且在第一次核危机的解决过程中也被边缘化,从而受到了韩国社会的广泛批评。^[4]随后上台的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研判,分别推行了“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策”,主张实施温和的对朝政策、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合作与核问题脱钩,以诱导方式寻求朝鲜发生变化。这种温和的对朝政策虽然大大推进了南北关系的发展,但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也没有发挥出多大作用。针对这种情况,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对朝政策再次摇摆至保守一侧,提出“无核、开放、3000”,回归至金泳三政府时期将核问题与人道主义援

助、经济合作挂钩的政策。^[5]李明博政府抛出“橄榄枝”，希望以此诱导朝鲜发生韩国所希望的变化，并试图在朝核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事与愿违，在其执政不久，朝鲜即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朝韩关系也极度恶化，而且还因“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发生之后韩美间的高强度军演，导致地区局势紧张而与周边国家发生抵牾。李明博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也遭到了韩国国内的广泛批评，其后果和影响甚至还连累了其所属党派——大国家党的政治前途。在这种局面下，朴槿惠临危受命，重整了几近支离破碎的大国家党，改党名为新世界党，以树立韩国保守政党的正面形象。然而就在朴槿惠参与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前，朝鲜再次发射卫星、并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在宣告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失败的同时，也向朴槿惠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二、“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2011年9月，朴槿惠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面向新的朝鲜半岛》一文，全面阐述其对朝鲜半岛的统一、外交、安保政策的构想。朴槿惠认为，长期以来，缺乏信任削弱了南北之间的和解尝试，韩国要推行“信任政治”，基于国际规范，履行韩朝互相承诺，将半岛由冲突区域变为信任地带。^[6]据称，向《外交事务》的投稿是朴槿惠与外交、安保专家进行讨论后亲自撰写的文章。曾在卢武铉政府后期担任过统一、外交、安保政策首席秘书的西江大学教授尹炳世（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外交部长官）、延世大学教授李正民（出任国家安保大使）、朝鲜大学院柳吉在教授（现任统一部长官）等参与了文章的准备过程^[7]，保持了政策拟定与实施的一贯性。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是朴槿惠于2012年2月28日出席首尔核安全峰会国际学术会议的基调演说中首次提出的。当时朴槿惠并非韩国总统，而是担任新世界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此后，2012年7月10日，朴槿惠在宣布将参加总统选举的声明中再次提及了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概念。在朴槿惠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她只是表示“我们的对北政策以国民的共识为基础，维持一贯性，并应该推进面向未来的演进。”“韩半岛信任进程应该从相互信守承诺开始。”应该说朴槿惠在当时的表述只是原则性的，并无清晰而具体的内容。在2013年2月25日的就职演说中，朴槿惠再次提到了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她表示：“我要通过推进韩半岛信任进程，为繁荣自由、满怀梦想的统一时代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将在确保遏制力的同时，一步步增进南北之间的信任。南北双方只有进行对话，履行承诺，才能加强信任，我希望北韩遵守国际规则，做出正确的选择，确保韩半岛信任进程顺利推进。”^[8]但在此之后，对于韩国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推进信任进程，朴槿惠政府并无明确的政策表态。

经过近6个月的酝酿和研究，2013年8月韩国统一部公开发布了名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小册子，对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推进背景、推进目标、推进原则以及推进课题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与说明，标志着以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冠名的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逐渐清晰。

依据韩国统一部发布的资料，所谓“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即是以牢固的安保为基础，通过南北间信任的形成，发展南北关系，巩固半岛的和平，进而构筑统一基础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有三个：即发展南北关系、巩固半岛和平、构筑统一基础。其推进基调包括以牢固的安保

为基础推动对朝政策,通过履行相关协议积累信任,营造条件和氛围以使朝鲜进行“正确”选择,于国民信任和国际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推进相关政策。从推进课题来看,主要包括通过建立信任实现南北关系正常化、追求半岛长久的和平,强化统一的基础,探索半岛和平统一与东北亚和平合作的良性循环。^[9]

三、“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特征

从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作为韩国保守势力的代表,朴槿惠继续了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原则立场,主张增强包括韩美联合防御能力在内的整体防御力量,通过确保强有力的遏制力,形成牢不可破的安全体系,遏制来自朝鲜的“挑衅”。这也是以往多届保守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内容。而且朴槿惠政府在原则性问题上看上去比以往政府更加强硬。

其次,朴槿惠政府在政策趋向上也吸收了金大中、卢武铉等进步政府对朝政策中的有益成分,体现出一定的融合性。^[10]如朴槿惠政府表示将继续向朝鲜提供针对婴幼儿、孕妇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将人道主义援助与政治问题挂钩,表示继续为解决离散家属、战俘等人道主义问题而努力,在游客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等有关条件齐备后,也可以考虑重启金刚山旅游项目等等。

第三,在“信任”的概念体系下发展朝韩关系。这是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创新之处,此前,“‘信任’从未被韩国政府作为战略目标或方法”。^[11]在朴槿惠看来,朝鲜并不是绝对不可信任的。2002年她曾对朝鲜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并会晤了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就韩朝铁路连接、建立离散家属会面场所、寻找朝鲜战争期间失踪者、邀请朝鲜文化体育团体访韩等问题进行了沟通。正是这次直接接触,使朴槿惠认识到,朝鲜并不是完全不合理性、出尔反尔。“和北方坦诚地谈过话就会知道,他们也在努力遵守自己所承诺过的约定。我通过访问朝鲜,确认了这样的事实。”“从各方面来看,金正日委员长确实在努力敞开胸怀并且尽力遵守约定。”“从朝鲜回来后,我找到了解决南北问题的头绪。那就是以真心为基础,相互信赖,才能期待有更多协商结果与约定。”^[12]

同时,信任也是可以累积的。朴槿惠强调,所谓“累积信赖”,不是单方面的对朝宽大政策或强硬政策,而是根据朝鲜的行动采取相应行动。朴槿惠将此比喻为“砌墙”,认为朝鲜应该通过一系列可验证的行动,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要像砌墙那样才能取得信赖。

当然,信任朝鲜应是有条件的。朴槿惠强调,“信任”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和单方面的信赖,而是要在两个原则下稳步推进,即“朝鲜必须要遵守与韩国及国际社会的承诺,对破坏和平的行为付出确实的代价。”^[13]朴槿惠政府强调要打破所谓朝鲜“挑衅—危机—妥协—补偿—挑衅”的恶性循环,若遇朝鲜的挑衅和错误行为,韩国将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迫使其遵守国际标准和共识,开启可持续的和平时代。

而且信任朝鲜是有红线的。在朴槿惠政府看来,朝鲜仍然是自身安全的最大挑战,必须确保绝对的安全。追求安全感、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朴槿惠在对朝政策上的第一要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划好了信任朝鲜的红线,即绝对不能触及国家安全。

四、“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实施

依据韩国统一部的解释,“‘韩半岛信任进程’包括南北之间的互信、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互信、韩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信”等三个方面。^[9]从朴槿惠政府对该政策运行一年来的效果来看,在构筑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互信、韩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信这两个方面,朴槿惠政府可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最重要、最直接的使动对象是朝鲜,在上述的三个互信中,“南北之间的互信”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构建南北互信也可以说是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核心内容与政策目标。正因如此,朝鲜对该政策如何认识和评价、如何反应和应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朝韩之间的互动是否良性、直接关系到该政策的实施效果。那么过去一年来,南北互动及互信构建方面的进展又如何呢?

朴槿惠政府上台执政后~~一段时间之内~~,朝方并未对朴槿惠政府的“半岛信任进程”直接表态,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随后,2013年4月,朝鲜采取主动措施,暂时关闭了开城工业园区。开城工业园区是韩国进步政府时期推进朝韩关系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对维系南北关系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实际性意义,即便是在朝韩关系极为恶化的2010年,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朴槿惠上台执政仅一个多月之后,朝方即采取措施暂时关闭了开城工业园区,其目的是对朴槿惠政府实施“压力测试”,试探“信任进程”政策的底线和实际内容。最后,双方经过7轮艰苦的谈判,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行得以重新启动。

尽管朴槿惠政府在开城工业园区问题的角力上相对占据了上风,但当她试图继续扩大这种上风优势,提议于2013年中秋节期间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时,朝方则将举行离散家属团聚与重启金刚山旅游相挂钩对朴槿惠政府予以反制。而朴槿惠政府则主张离散家属团聚与金刚山旅游重启分别推进。双方持续角力,互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朝方最终于2013年10月对朴槿惠政府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正式~~从正面~~直接表态。10月24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这一政策与上届韩国政府的‘无核、开放、3000’,没有任何区别,是全面否定北南关系改善、追求体制对决的反统一政策。”^[13]朝方对朴槿惠政府“信任进程”政策的这种批判态度是一种策略,试图以此迫使朴槿惠政府采取更为进步的对朝政策,还是一种战略,即已经对朴槿惠政府的“信任进程”政策不抱希望,这仍然有待于观察。

但就在双方关系在2013年经历了双方观望、试探和角力、缓和、最后进入僵持阶段之后不久,2013年12月8日,朝鲜政坛出现重要变动,朝鲜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解除~~朝鲜劳动党~~原行政部长张成泽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12日张成泽被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韩国统一研究院学者的最新研究认为,张成泽被清洗需要在两大权力集团争夺摄政权的斗争的背景下予以解释^[14]。对于朝鲜政坛的这一变动,朴槿惠政府如何认识和解读,无疑将深刻影响其未来的对朝政策。从张成泽事件之后采取的相关措施及相关人士的表态来看,朴槿惠政府似乎过于强调甚至是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2013年12月16日朴槿惠总统主持召开外交安全长官会议,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和韩国的安全局势极其严峻,韩国必须做好完全准备^[15]。韩国国防部长官金宽镇也于次日表示,“张成泽被处决一事可能会成为朝鲜政权上台68年来重要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

发起新的挑衅。金宽镇强调,面对朝鲜可能发起局部挑衅或进行全面威胁的情况,全军需要做好准备。”^[16]2014年1月6日,朴槿惠在发表新年国策构想和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又表示了对“朝鲜的不可预测性”的担忧。^[17]与朴槿惠政府的看法不同,在韩国学界,有许多学者认为不可过于夸大张成泽事件的严重性,他们认为起源于经济利益之争的事件不能解释为权力之争和派系之争,而朝鲜通过法律程序公开这一事件的处理本身也说明了朝鲜体制的稳定。

张成泽事件之后,朝鲜屡屡释放出积极的、倡导南北关系改善的信号。2014年1月1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表示了“要营造改善北南关系改善的氛围”,呼吁“结束有百害无一利的诽谤中伤”等。^[18]1月16日朝鲜又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向韩国提出“重大提案”,呼吁“改善北南关系”、“采取措施结束相互间的诽谤中伤”。^[19]1月21日《劳动新闻》发表了《守护和平:我们共和国坚定的意志》一文,再次呼吁“结束北南对抗关系”。^[20]在外界看来,朝鲜方面出现的政策调整与变化为朴槿惠政府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韩国政府却当即回绝了朝鲜的提议,统一部回应称,军演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例行防御军事演习,朝方不应对韩国正当军演挑弄是非,不应将人道主义问题与政治性提案关联在一起,而应立即无条件地推动离散家属会面。经过多轮博弈,南北离散家属会面终于在2014年2月20日开始举行,距离上次离散家属会面活动已经相隔3年零4个月之久。

五、结语

在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上台的朴槿惠政府,任期第一年,将“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运作重点放在了国际和国内方面,而对朝鲜则坚持强调原则。其中,朴槿惠政府明显加强了对中国的外交力度,中国新政府对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支持与合作被认为是政策环境的重要改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弥合上届政府时期中韩之间外交隔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韩国政学两界对中国将调整对朝政策的谨慎预期。韩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郑在浩撰文指出,朝鲜是被插在韩中关系中的最粗、最利而又拿不出一根刺。2013年以来,中国对朝鲜和其核问题的立场看似稍有变化,但这是“战术灵活性”的结果,还是有真正意义的“战略调整”,还很难做出定论。如果中国对朝鲜的真意是“可变脸但不翻脸”的话,这意味着韩中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也只能受到明显的限制^[21]。延世大学韩硕熙教授^①曾表示,有迹象表明近期中国对朝鲜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朝鲜或者中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中国可能要继续维持对朝鲜的支持同时对朝鲜的行为表示不悦。中国并不希望过多地改变现状。在近期,考虑到两国首脑之间的良好关系,中韩之间的合作值得期待^[22]。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也曾指出,韩中首脑会晤效果显著,而且,中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是显而易见的^[23]。汉阳大学文兴镐教授也认为,强化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为半岛信任进程的实施提供推动力,但是他也指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其自身的结构性约束,半岛信任进程也有执政初期期待过高、过于理想化等问题^[24]。在国内,朴槿惠的信任进程坚持了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又吸收了进步派的一些合理因素,弱化了

^① 2013年1月,韩硕熙曾作为候任总统朴槿惠中国特使团四名成员之一访问中国。

政策反对派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支持也成为朴槿惠政府巩固国内支持基础的重要资源,赢得不少的支持率。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环境,对朴槿惠政府半岛信任进程的实施是有利的。在朝韩这一年的博弈中,双方争先“设定议题”,然后指责对方在该议题上的不作为,以占领舆论制高点。这也是双方不信任的具体体现。与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伊始南北关系的急跌相比,这一年南北之间虽然张力仍存,暗流涌动,但保持了基本稳定。这对朴槿惠政府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南北间的信任是否能够得以构建、未来四年朝韩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仅需要朝方展现出“和解诚意”,还需要韩国政府对两大核心问题做出逻辑自洽的回答。

第一,能否对朝鲜体制的稳定性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一因素关系到是制定一种更为着眼于长远的政策还是制定应对即将发生的“突变”的预案应对政策。实际上,金正日离世之后,“朝鲜体制不稳定论”一直在韩国蔓延。基于这种判断而做出的政策不但会刺激朝鲜,而且还会产生误导,使得一些相关政策难有实效。至少是从现在来看,由金正日至金正恩,朝鲜领导权力的交替过渡是比较平稳的。有韩国学者也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认为“领袖体制、金正恩没有对手、受益于继承体制的精英领导层、以人民为中心的朝鲜特色社会主义、先军政治、由美韩日欧等对朝敌视政策所造成的不友好外部环境等”因素成就了朝鲜体制的稳定性。^[25]

第二,如何破解推进南北之间的信任进程与加强韩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强调以“建立牢不可破的安全体系”为基础,在“牢不可破的安全基础上推动有关政策”。^[9]所谓“建立牢不可破的安全体系”,除加强自身的安全防御能力之外,另一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韩美同盟。在美朝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局面下,一方面强调加强韩美同盟,另一方面却在试图构筑南北间的信任。这近乎矛盾的逻辑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韩国既想主导南北关系的发展却又缺乏自信、且不能左右南北关系发展的现实。这也是韩国拒绝朝鲜“重大提议”的根本原因。从长远来看,“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应着力降低半岛冲突的烈度和紧张度,在军演规模、频度、地点的选择上保持克制,降低对朝鲜的刺激和压力,打破安全困境的螺旋式运动,这才是增进信任的举措。适当考虑朝鲜的安全关切,通过多方合作,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才是“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的出路。

参考文献

- [1] Jun Bong-geun. The Trust-building Proces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Related Policy Issues [R].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FANS, Korea), BRIEF 2013-23.
- [2] 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M]. 2011: 144-146.
- [3] 韩献栋. 韩国的外交困境: 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 [J]. 东北亚论坛, 2012(3): 62-71.
- [4] [韩]金鍊铁. 空白的五年: 金泳三政府统一政策的反省和批判 [J]. 韩国民族文化, 1998(12): 365-386.
- [5] [韩]宋大晟. 李明博政府的对北政策和韩国的安保 [J]. 世宗政策研究, 2008(4.2): 5-48.
- [6] Park Geun-hye. A New Kind of Korea: Building Trust between Seoul and Pyongyang [J]. Foreign Affairs, 90.5 Sep/Oct 2011: 13-18.
- [7] [韩]董正民(音译). 对北“阳光”政策也批判、“压迫政策”也批判……没有具体内容……朴槿惠向《外交事务》投稿 [N]. 东亚日报, [http://news.donga.com/view.php?id=Print_Donga%7C3%7C20110824%7C39754788%](http://news.donga.com/view.php?id=Print_Donga%7C3%7C20110824%7C39754788%7C)

- 7C1, 2011-08-24.
- [8] [韩]朴槿惠. 总统就职演说[EB/OL]. 韩国青瓦台总统府网站, http://www1.president.go.kr/president/speech.php?srh%5Bpage%5D=8&srh%5Bview_mode%5D=detail&srh%5Bseq%5D=22&srh%5Bdetail_no%5D=1, 2013-02-25.
- [9] 韩国统一部. 韩半岛信任进程[Z]. 2013.
- [10] [韩]郑圣姪. 韩半岛信任进程: 构成、认识和接近方式[J]. 统一政策研究, 2013(22.2): 191-213.
- [11] [韩]朴仁辉. 韩国新对朝政策与信任进程: 特征与问题[J]. 世界地域研究论丛, 2013(31): 31-53.
- [12] 朴槿惠. 绝望锻炼了我: 朴槿惠自传[M]. 蓝青荣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175.
- [13] [朝]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N]. 劳动新闻,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3/10/24/0200000000AKR20131024075600014.HTML?input=1179m>, 2013-10-24.
- [14] Park Hyeong-Jung. The Purge of Jang Song-taek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Regency during the Power Succession [EB/O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KINU), http://www.kinu.or.kr/eng/pub/pub_05_01.jsp?bid=EINGINSIGN&page=1&num=151&mode=view&category=.
- [15] 韩联社. 朴槿惠: 韩国安全局势极为严峻 需做好万全准备[EB/OL].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3/12/16/0401000000ACK20131216002700881.HTML>.
- [16] 韩联社. 防长: 朝鲜或在明年1月底至3月初发起挑衅[EB/OL].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3/12/17/0401000000ACK20131217001400881.HTML>.
- [17] [韩]韩联社. 朴总统 2014 年新年构想全文[EB/OL].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4/01/06/0200000000AKR20140106074300001.HTML?input=1179m>.
- [18] [朝]金正恩. 新年致辞[EB/OL]. http://www.rodong.rep.kp/ko/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4-01-01-0001&chAction=D.
- [19] 新华通讯社,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1/16/c_119003647.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1/16/c_119003647.htm.
- [20] [朝]朴哲准(音译). 守护和平: 我们共和国坚定的意志[EB/OL]. http://www.rodong.rep.kp/ko/index.php?strPageID=SF01_02_01&newsID=2014-01-21-0028&chAction=D.
- [21] 郑在浩. 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解析[J]. 东北亚论坛, 2013(6): 36-41.
- [22] Seoul Forum. Seminar on the “New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EB/OL]. http://www.seoulforum.or.kr/list.php?mid=m02_01&uid=174&page=1&act=view&keyfield=&key.
- [23] Seoul Forum. Yongpyong Seminar. http://www.seoulforum.or.kr/list.php?mid=m02_01&uid=180&page=1&act=view&keyfield=&key.
- [24] [韩]文兴镐. 韩中战略合作与半岛信任进程[J]. 中苏研究, 2013(37.3): 81-102.
- [25] [韩]白鹤淳. 金正恩的领导力和韩国的和平构筑[J]. 统一研究, 2013(17): 165-211.

[责任编辑 李英武]